

優良產品小組



亞歷山大·朱凱赫著

立 華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Alexander Chutkikh

TOP-QUALITY
TEAM

優良產品小組
立 華 譯

中華書局出版

———— *有著作權・不得翻印* ————

優良產品小組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四千元

譯・者 立

華

原書名 Top-Quality team

原作者 Alexander Chutkikh

原書出版處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原書出版年份 1951年

出版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編號：16076

(52,京型,32開,52頁)

1953年3月初版,

印數[滬]1—7,000

優良產品小組目錄

開場白·····	五
生活聽汽笛安排·····	八
我當了檢修工·····	一五
全廠最好的小組·····	二二
「我們是莫斯科人！」·····	二七
尼洛夫超過了我們·····	三一
正當的批評·····	三五
我的提議被接受了·····	四〇
一個偉大運動的開端·····	四六
重大的變化·····	五三
這樣就成功了·····	五七

目標達到了.....

六六

我會見了伊凡·沙茨基.....

七五

全國規模的運動.....

八五

看信.....

九八

五萬個讀者.....

一一

引路大歸隊了.....

三一

「我們是莫斯科人！」.....

二一

全瀾最狡猾小賊.....

二二

非常了不得.....

一三

水雷艦隊.....

八

開張白.....

正

開場白

每天我在郵箱裏收到很多打着各城市郵戳的信件。它們來自列寧格勒、基輔、梯比里斯、巴庫、塔什干、伊凡諾瓦、明斯克、斯維德洛夫斯克和其他地方。寫信的人或是像我一樣的織工，或是金屬工人，機器工人，礦工，鐵路工人，農業工人，蘇聯軍人。和我從來沒有會過面的、從來不認識的人這樣友好地熱情地寫信給我，好像我們是親密的合作者一樣。

隨便拿一封信來說吧。不管這信是誰寫的——不管寫信的人是工人，工程師，拖拉機手，或是職員——它和其他的信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大家對於實現國家生產計劃和提前完成斯大林五年計劃都很關切。熱愛祖國的蘇聯人民把國家利益放在一切之上。我們知道我們個人的利益也依靠於整個國家的繁榮。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不管所站的是什麼崗位，都以最大的勤奮，拿出全部知識、力量和經驗，來做付託給他的工作的原因。

我多次注意到蘇聯人民在讀着蘇聯部長會議中央統計局所發表的、宣布每季和每年的計劃完成數字時的愉快的滿足。這些圖表所指出的在工農業一切部門中產品的迅速增長，使勞動人民明確知道，他們的忘我的勞動產生了如何豐碩的結果。馬雅科夫斯基的詩句恰切地表

達了他們의思想和感情：

我很高興

我的勞動

在共和国的勞動中

也起了齒輪的作用。

在莫洛托夫區西瓦農村的牛油乾酪工廠工作的領班沙柴切夫和我素不相識，讓我從他的來信中摘引幾句：

「我們工廠一知道你提議開始優良質量小組競賽，十四個小組立刻決定參加。我的小組一路領先。它只生產高級產品，而且不想落在任何小組之後，雖然其他小組正在追上我們。我的同伴叫我告訴你，我們決心保持第一。」

「祝你健康，工作勝利。」

從全國各處，我收到了千百封這樣的信，贊成我們的提議。每封信都帶來快樂。知道你和你的同志們是爲共同事業而努力，你的事業被人民熱烈地擁護，是非常令人高興的。

有些來信要求提供意見。寫信的人要求知道組織優良質量競賽的最好的方法。譬如築路工人蘇拉哥寫信來說：

「親愛的亞歷山大·司捷潘諾維支！和我一起工作的小夥子們希望你告訴他們，如何把你的提議適用於他們。」伊勒浣工廠的一羣青年工人要求我把我的經驗告訴他們，我是怎樣只生產頭等產品的，我怎樣管理我的同伴。

像一切蘇聯人一樣，我不祕密我的工作方法。如果把我多年中所教育的一切織工和技師都集合起來，那也是夠好幾個車間用的了。這自然不算少，但也不能算多。我聽說莫斯科泥瓦工伊凡·塞爾柯夫在他的十五年中訓練了二千人。這才是值得驕傲的事呢。

我的小組只生產頭等織物以後，我把我的經驗傳授給列寧格勒的織布工人，在勞動報主辦的莫斯科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的星期二集會上發表過演說，並且在從其他城市來訪問我廠的千百個同志們面前表演我的工作方法。

很顯然的這仍然不夠，因為詢問繼續湧來。因此我想到了寫一本書，介紹我的生活、工作和我的織工小組的成就。

如果我的平庸的努力能夠對於爭取優良質量生產的共同鬥爭有所幫助，我將非常高興。

生活聽汽笛安排

前幾天，我向莫斯科各工廠的青年工人講演一次。到會的是汽車、機器工具、電機、鐵路、製鞋、織布、編物工廠的優秀青工。這些青年男女中，沒有一個是二十歲以上的。他們從職業學校畢業以後，工作時間都不超過一年半或二年。

但是年齡不是評斷蘇聯工人熟練程度的標準。在那天晚上發言的人，都像老手和富有經驗的人一般，非常熟悉業務地談論生產上的複雜問題。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車工廠鑄鐵部青工組組長，年青的共青團員穆赫里尼娜講了她的小組如何開始只產優良質量產品的故事。然後她以青年的全幅熱情對合法廢品率展開攻擊，她說這廢品率應該而且能夠大大減低。

她向聽衆說：「你們知道這些廢品率是什麼時候定下的嗎？想想吧，這是戰前定下的。

但從那以後多少事情都大變了！我們的工廠已經用最新式的機器裝備起來了。工人們比以前更有能力。今天我們的鑄品差不多百分之百地檢驗合格，十年以前檢驗合格的還不過百分之八十。請大家想想，廢品還應該准許像那時一樣多嗎？舊的廢品率對我們毫無用處。但是如果你吊兒郎當地工作，它就對你很方便了。」

其次，烏拉底米爾·鄔德金，凱利伯工廠的一個青工小組的領導者，走上了講台。他開始從記事本裏唸出他這一組的成績數字，這些數字比最漂亮的字眼還令人心服。鄔德金和他的夥伴由於減低廢品節省原料和工具，已為國家節約了一萬盧布以上。

我聽着這些青年朋友講話，很有興趣。很多人上台講了話。他們講的雖然是一個題目，但講話內容互不相同。這些同志們互相交換工作上的意見，談到他們的節省勞動的建議，偶而提到他們和領班及技師們合作得如何順利，他們將來的計劃如何。我看見很多廠部主任、廠長和副部長們在記筆記，因為這些小伙子們說的話有很多值得回去傳達給他們廠裏的人員並加以廣泛利用。不能否認我們的青年男女是心靈手快的。你一看他們的工作結果，觀察他們對工作的態度，知道了他們求知的熱望，你就會感到十分滿足。

整個晚上我聽着這些青年雄辯，講話人一個接着一個，這時我就回想起我的過去來了。以前我也是一個青工，但在蘇維埃政權尚未建立的那時候，我能走上講台，像這些青年一樣的講話嗎？一輩子也不行！我既沒有這經驗也沒有這知識，並且像那時和我年齡相同的人一樣，最簡單的書本也唸不通。那時沒有人要求工人識字，而且也沒有這種講台。那時人們把他們技術上的祕密祕不傳人。

我開始工作時的各種條件和這些蘇聯青年的完全不同。實際上，一切老的有經驗的工人

都和我一樣，有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作的「快樂」，生活艱苦，毫無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我十三歲的時候，一個晴朗的早晨，媽媽給我穿戴上只有節日才穿的新的印花襯衣和帽子，用她的簡單的語句告訴我說：

「乖乖，準備走吧。」

她說話的時候，眼裏充滿淚水。因為她最知道，等待着我的什麼。她是尼可拉夫斯基廠的織工，她常常看見像我一樣的少年被無情地趕着去拖曳滿載紗線的大箱，把大堆的木料搬往鍋爐房，或者是從早到晚地擦機器。

除我以外，我家還有四個小孩。父親是個園藝工人，母親是織工，賺的工資不夠養活全家。不用說，沒有人想用我將來賺到的錢。父親說：「只要你能填飽自己的肚子，就算不錯了。」

我和家庭分別以前的最後幾分鐘，將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中。他們都圍着我。昨天我還和小弟兄們在院子裏耍笑遊戲，現在這些娛樂都得完結了。父親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指着弟弟妹妹們說：「薩沙，我的孩子，記住，他們現在都指望着你了。」

告別完了以後，母親和我騎馬到十二公里以外的德道夫斯基工廠去。看起來，母親爲了我已經去過幾趟，求告了很多回以後，經理才允許用我。那時找工作不是件容易事。而現在

則每個蘇維埃城市都有很多「招徵廣告」貼在特別的廣告牌上。無數的工廠和建築施工處需要熟練和不熟練的工人，但以前人們走了好幾個月還找不到工作呢。

我被派到織布廠，担任推送紗車的工作。這個工作對於少年太重，以致到了晚上他們都累倒了。

最近我讀了羅季諾夫著的在托爾斯泰生活和著作中的莫斯科，其中記載着這一偉大作家的以下的日記：

「三月三十日。訪問一個織襪工廠。汽笛叫着，這就是說孩子們要在早上五點鐘趕到織機的位子上去，一直工作到八點。八點鐘吃茶，然後工作到十二點，然後從一點工作到四點，從四點半工作到八點。每天一樣。我們躺在床上所聽到的汽笛的意義，就是這樣。」

我那時開始的生活正是這樣一種生活，被汽笛安排的生活。另外我能做什麼呢？我沒有選擇的權利。

母親把我放在工廠裏，這樣我在十四歲就成為工人了。早上很早，我就得回答汽笛的召喚，晚上很晚才回到我們住的宿舍。我們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像成年的織工一樣，但我們的工資却只有他們的一半。

「喂，小孩子，動動吧。工作煩了嗎，厭了嗎？我要開除你，一定的！」監工常向我大

聲吼叫。

我們認爲他是世界上最卑鄙最可怕的人物。他是老板的心腹，不讓我們休息一會兒，常常派我們做大人都難以做了的工作。他有權做任何事情：打我們，咒我們，罰我們，以至開除我們。我們特別害怕開除。開除的危險永遠威脅着我們。

他們給我一個小本子，十天以後我才明白這個意思，那時我正拖着一個滿載紗線的箱子下樓，我摔倒了，把一部分紗線摔出箱外。監工正好看見我的不幸，便要去我的「記事本」，寫上下面的字：

「工作不注意，扣一盧布。」我受罰了，雖然監工一定知道這紗箱很容易把我壓碎。但他不會因此傷腦筋。如果我殘廢了，另一個像我一樣的孩子會來代替我。很多的青年正擁擠在工廠門口呢。

不論老工，青工，都常常無緣無故地受罰。你到公事房去領工資，他們就向你要罰款簿，你一算錢，你就會發現你的工資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被扣去了。

我們住在骯髒的半明半黑的宿舍裏，四個人睡一張床。我們的號碼卡片掛在頭上面，規則要求我們這樣做。一個管事每天晚上來察看四次。誰要被發現正在唸書，或者寫信回家談了不該談的事情，他就該倒霉了。這個警覺的管事會奪去書或信，並把犯人的號碼卡片拿

去。

沒有號碼卡片明天就進不了工廠。你必須先到辦公室去，在那裏他們又在你的記事本上記上一筆：

「違犯規則，罰一盧布。」

我父親雖然不依靠我的工資，但他希望我能夠養活自己。但這方面他又失望了。我賺的錢還不夠吃飯。

時間就這樣陰鬱單調地一天天過去。我們從來沒到什麼地方去過。從宿舍到工廠，從工廠到宿舍，是我們唯一的行程。如果任何人唱起歌來，那一定是個憂鬱的歌子，渴望回家或者悲嘆我們的不幸。

我拖運紗線二年，以後他們把我調到辦公室去送信和做零活。我得侍候每一個人，生活一點沒有改善。「薩沙，趕快到郵局去！」「薩沙，給我拿點伏特加來！」「薩沙，該掃地了！」。一天到晚，命令像下雨一樣。我被擺弄得像籠子裏的松鼠，一刻不停。

一九一七年我父親死了，他是害傷寒死的。母親把我叫回家去。當我又看到她（她已經病了）和弟弟妹妹時，我想起了父親的話：

「記住，孩子，他們現在指望你了。」

我哥哥伊凡那時在前線打仗，因此全家負擔落在我頭上。

現在，我們的青年不需要忍受那些必須爲資本家老闆工作的人所受的苦難，他們是多麼幸運呀！這也許是我們這些老工人特別珍貴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後我們國家所發生的重要變革的原因。我們很容易想像出來，如果一個廠部主任，一個工會委員會主席或者一個黨或共青团的組織者發現他的幹部或小組中有一個半文盲的青工，特別是這個人又還沒有上學時，是如何地難過。他會因羞愧而臉紅的。他會因忽視青年而受嚴厲的批評。今天一個新人一進工廠，各方面都關照他，注意他。不用多少時間，他就學會一種技術了。此後他常有機會在工作完了以後參加青工夜校，或技術學校。如果他有繪畫、唱歌、音樂或跳舞的才能，他會被約參加業餘藝術團體。他是這樣地被給與一切機會來發展他的才能，來表現他的品質。

如果今天一個領班或主任使未成年的孩子工作八小時而不是六小時，或者他和成人一樣工作但只得較少的工資，這個領工或主任會碰到什麼呢？他會被認爲心神昏亂或者就是罪人。在我們國家裏，青年的工作權、健康權由斯大林憲法保障着，任何人無權加以破壞。

看看我們蘇聯青年吧！他使我們感到多麼驕傲。他們和過去的青年是多麼不同；就是比起革命以前的最好的技術工人，在教育和文化修養方面，他們也是多麼優秀呀！

我當了檢修工

如果我父親死得早一點，我的家庭會完全毀滅的。不管我如何努力工作，我絕不能養活六口人。但在沙皇之下不可能的事情，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後就可能了。革命像颶風一樣橫掃全國，打碎了舊秩序。工廠老闆都跑了，我們這些平常人成了自己命運的主人。

一九一八年我到諾瓦—尼可爾斯卡雅工廠去工作，但在那裏呆了不久。莫斯科的克拉斯諾、浩姆呢絨工廠就要復工。以前的老闆想使它長期不能恢復的企圖被粉碎了。工人們不久就使工廠恢復秩序，修理了裝備，檢修了織機。他們知道國家是多麼需要衣服，他們以全副力量工作。

我被包括在轉移到克拉斯諾浩姆工廠的一羣織工中。我最初在漿線間工作。一年以後我由漿線工升為織工。以前需要幾年的事情，現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

舊工廠已經完全變樣了。舊東西一點也沒留下。在廠長的位子上，在部主任的辦公室裏，在領班的小桌子後面，坐的都是我們自己的同志，織工，紡工，機器工，他們昨天還是和我們一塊工作的。他們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大家注意聽他們的話，迅速確實地執行他們的

指示。他們的知識趕不上工作的要求，但他們用他們的勤奮和組織力來補足。

一年一年過去了，每年都使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我一方面白天工作，同時在夜校畢業。我們幾十個普通工人努力學習，決心獲得我們過去得不到的知識。老工人發現自己成爲識字人時，他們是何等高興呀！他們現在和過去全不相同了。

不久我在工餘時間又參加檢修工講習班學習。這大概搞了半年。我們研究我們的機器、裝備和原料，被教會如何按裝組織機，熟習了技術。老師都是有經驗的人——我們廠裏的工程師和技師們。

我考試及格以後，我們的部主任塞爾吉·白依洛夫把我找了去。他向我說：

「亞歷山大·司捷潘諾維支，我們決定要你去負責一個小組。你覺得怎麼樣？」

接着我們談起來，從談話中我知道了行政方面決定派我做本車間最落後的小組的檢修工。這一小組只能完成定額的百分之八十五，廢品很多。

我從來不怕擔任任何工作，但是這次心中有若干疑慮：我擔負得了這件工作嗎？一年之內這一小組換了兩個檢修工，情形還是和以前一樣糟糕。自然我不想做第三個失敗者。因此我坦白地把我的疑懼告訴上級。他注意地聽了我的話。然後他回答說：

「那一組爲什麼落後？它和別的組有一樣的裝備，得到一樣的原料。因此原因不在這